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沈世玟

欽定儀禮義疏卷五

士相見禮第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士相見於五禮屬賔禮大小戴及别録皆第三

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士相見之禮其他禮則因而及之也　賈氏公彦曰篇内或士自相見或士往見卿大夫或卿大夫下見士或見己國君或

士大夫見他國君來朝者以新出仕從微至著以士為先後更升為大夫巳上故以士為總號也又天子之孤卿大夫士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執贄既同相見之禮亦無别也

案曲禮曰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此禮若主見人者而言則見者為往而復見者為來若主見於人者而言則見者為來而復見者為往交為往來而送為賔主是以謂之相見也相見

之法惟敵者為至備若降等之客則有見而不復見者矣故篇首主士以備著其相見之法至他禮之隆殺則以是推之

通論劉氏敞曰人茍為悅而相親若者末必爭茍為簡而相親若者末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慎其交而毋邇於禍也　陳氏師道曰周人之制士見於大夫公卿介以厚其别詞以正其名贄

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須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别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别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所以定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成其終焉介以通名擯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曰贄以効其情誠發於心而

諭於身達於容色故辭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瀆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時豈特士之自賢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是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

郝氏敬曰此士君子初相接之禮也古之君子

論行而結交行苟同矣未遽合也必有介以相見有辭以相命有贄以相將有儀以相敬然後無苟合而免失身之悔也

餘論鄭氏康成曰雜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

案會葬禮本文尚有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注引之者明相見者之恩誼視朋友為疏而較相趨相揖相問者則為厚

也

士相見之禮

正義陸氏德明曰凡卑於尊曰見敵而曰見謙敬之辭也

案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即王制中所謂秀士俊士選士造士者亦皆通謂之士凡儀禮中主言士者實指諸侯之士其贄不異則是三等之士禮皆從同即王

國之士與夫未仕之士其禮亦皆從同矣

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贄本又作摯音同腒其居反奉芳勇反下同注今文頭為脰

正義鄭氏康成曰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賈疏雉雄雌不雜春交秋別　雉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賈疏尚書一死雉也　夏用腒備腐臭也賈疏天官庖人職夏行腒鱐注云腒乾雉冬時雖死形體不異故存本名夏形體異故變稱腒　左頭頭陽也賈疏曲禮執禽

者左首雖死猶尚左以從陽也　敖氏繼公曰贄者所依以相見者也故先言之雉用死者謂其難生得也冬言雉夏言腒文互見耳乾禽謂之腒猶乾獸謂之腊也此乾雉乃泛言腒者與雉互見不嫌其為他物也惟言冬夏而不言春秋蓋春則先從冬後從夏秋則反之亦若屨然左頭奉之但言其執之之法如是其實此時賔未執也必左頭者頭宜鄉内也不言服者亦玄端可知

通論孔氏安國曰五等諸侯執其玉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黄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吕氏大臨曰諸侯執圭璧孤執皮帛婦人無外事贄用棗栗腶脩天子無客禮唯告於鬼神用鬯以為贄　朱子曰贄是初見時用以獻二生一死皆是抱羔鴈雉真物以獻　劉氏敞曰贄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贄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

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其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贄也者致斯志者也

餘論賈氏公彦曰凡執贄之禮惟新升為臣及聘朝及他國君來主國之臣見之皆執贄常朝及餘會聚皆無執贄之禮又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贄尊無執贄見卑之法檀弓云哀公執贄見己臣周豐者彼

謂下賢非正法也

案容有未仕之士慕義相見或此國之士而見彼國之士亦當用贄又君以下賢執贄則卿大夫之下賢者亦宜然

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見賢遍反下不出者皆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　賈氏公彥曰謂久無紹介中間之人達彼此之意雖頻

見無由得與主人通達也命某是賔之名　敖氏繼公曰此答擯者請事之辭也某子之某所因縁者之姓氏也以命以主人之命也言某子以主人之命命某見乃敢見也恭孫之辭　方氏慤曰少儀曰願聞名於將命者以其尊不敢遽見故欲先聞其名此與之相敵故不必先聞其名直曰願見而已　劉氏敞曰士相見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可苟合也苟而合惟小人無恥者能之

案言以命則是介紹必先以其願見之誠達於主人既得主人之許而後敢造見矣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注今文無走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序其意也走猶往也　賈氏公彦曰以某子是中閒之人故賓主共稱之走取急往相見之意

敖氏繼公曰言某子命某見者明已宜先往見也吾

子有辱者不敢當其先見已也有辱謂有所屈辱也

賔來見己是自屈辱走言其不敢緩

案有字之義敖說尤長

賔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謂請吾子就家之言

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注今文不為非
古文云固以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為儀言不敢外貌為威儀忠

誠欲往也固如故也賈疏固為堅固以再請如前故云如故　敖氏繼
公曰為儀徒為辭讓之儀也再請之故曰固
案為儀猶言禮辭也一辭為禮辭此固辭故曰不敢
為儀

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注今文不為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請請終賜見也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
贄注古文曰某將走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走猶出也賈疏上據向賔家故走為往此據出門故云猶出也稱舉也辭其贄為其大崇也賈疏有贄為重無贄為輕　敖氏繼公曰許其見復辭其贄賔客之禮尚辭讓也

案賔已三請主人將出見矣而又辭其贄者重賔也亦自重也重賔故不敢當其崇禮自重故頻辭以觀其誠後世濫交苟合若陳遵鄭當時之流無論已即倒中郎之屣盈北海之尊於交道寧有當乎彼其所

以執贄而請者將以講道論德也豈徒識韓御李重增聲價已哉

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所尊敬而無贄嫌大簡賈疏曲禮云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並不問爵之大小故雖兩士亦得云所尊敬　敖氏繼公曰賓言此者謂始相見不可無贄也故主人再辭但以不足以習禮言之　杜氏佑曰君子於其所尊必執贄以相見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不敢相

褻也

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己　敖氏繼公曰禮謂授受往來之禮蓋指用贄而言

賓對曰某也不依于贄不敢見固以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依於贄謙自卑也　敖氏繼公曰依於贄言託之以為重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注今文無也

正義敖氏繼公曰以上賓主之辭皆擯者傳之不言者可知也後放此　劉氏敞曰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贄主人三辭贄者以致尊嚴也

案自此已上言士見於士之禮少儀所謂敵者也若以卑見尊則少儀云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是也階主即此禮之某子也不

曰循見而曰聞名不斥主人而言將命者皆視敵禮為加謙也然惟致辭畧異耳餘儀悉當與此同少儀又曰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盖罕見者以事睽隔曠久不見跡疑於瀆故雖於敵者亦曰聞名畢其辭以致謝也亟見者甫見而復求見跡嫌於瀆故不徒曰見而曰朝夕韓愈所謂朝夕繼見也此二者無藉於介紹故不言階主亦不復用贄矣

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

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贄於庭既拜受送則出矣不受贄於堂下人君也楊氏復曰受贄不於堂為下人君者聘禮賓至於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内諸公之臣則受于堂又賓私面于卿受幣于楹間及衆介面則受幣于中庭以此言之則受于堂為重受于庭為輕其義可知也賈氏公彦曰凡門出則以西為右以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以西為左　敖氏繼公曰此賓主相見而授贄於大門内大夫士之禮也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

左是賔主之位在大門內之東西也其拜則相鄉其贄則東西訝受於門中士惟昏禮受鴈于堂大夫私面乃受幣于堂者因問及之非相見之正禮

存疑賈氏公彦曰出謂去還家無意待主人留己也案出迎再拜曲禮所謂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也賔既答拜則主人以賔入矣士二門此非寢門也入門謂入外門出亦出外門也下即云主人請見則賔未還家可知

主人請見賓反見下見字如

正義鄭氏康成曰請見者謂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於君至凡侍坐於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　敖氏繼公曰請見於賓答賓之見於已也賓反見之其於主人之堂與案賓以送贄為已得見故出主人則以見禮未成故不送而使擯者請見之盖相見之儀應有此兩節也請見而賓不辭者賓本為見來也曲禮曰凡與客入

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此賓既反而主人與之相接之儀與

存疑賈氏公彦曰注謂反見則燕者士冠昏皆有禮賓之事明此主人留必不虚宜有歡燕

案注意蓋以燕為安和之義謂其主賓歡洽從容笑語耳不謂燕飲之燕也

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案賔不答拜者禮有終也凡拜送皆無答拜之法

右初相見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于將命者 復音伏又扶又反見之如字鄉許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報也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以

其贄謂鄉時所執來者也鄉曩也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賈疏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一也　敖氏繼公曰使某見謂因其見已而使得於家見之也云將命者不敢斥主人　賈氏公彥曰諸侯身自出朝及遣臣出聘以其圭璋重不可遥復朝聘訖即還之其在國之臣自執贄相見雖禽贄皆還之惟臣見於君則不還

案賓既見而主人復見所謂相見也不曰吾子見某而曰使某見謙辭也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其來答已也　賈氏公彦曰上言主人據前為主人而言此云主人謂前賓今在已家也　敖氏繼公曰贄所依以見者也既得見則事畢矣故辭其還贄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　賈氏公彦曰鄉者主人見已今即來見主人賓主頻見是褻

也故不敢當相見之法直云還贄而已

案主人以既得見為辭故賓以非敢求見為對明為還贄來也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

案賓既以非敢求見為對而主人仍以得見為辭者明其見也依贄而見既得見則贄可以無還也

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不敢以聞又益不敢當　敖氏

繼公曰謂不敢以還贄之辭聞於主人特固以請於將命者耳請謂請還之

案受贄不還者惟君耳故曰不敢以聞以其言重故也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許受之也

賔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賔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賔得主人見許之命不俟主人之迎而即自入蓋急欲還贄且尊主人也是亦復見之禮異於始見者與授受不著其所如上可知

存疑鄭氏康成曰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 賈疏云賔奉贄入不言主人出迎是與前相見同日知異日出迎者鄉飲酒禮明日息司正主人猶迎之況同僚乎若聘禮公迎于大門內至禮賔又出迎者彼初是公迎彼君之命不為迎賔故禮賔雖同日亦出迎注云己之禮更端是也昏禮賔為使時出迎至醴賔亦出迎有司徹前為尸後為賔所為異故雖同日亦出迎皆更端之義也

案出迎之拜拜其辱也復見之節禮未更端故主人不必有出迎拜辱之事敖氏以爲異於始見者是也注疏同日異日之説似泥

右復見

案此經蓋以兩士明平敵相見之法也然則凡以敵相見者其皆放此禮而行之與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贄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終辭其贄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贄惟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賓　賈氏公彥曰云終辭不言一辭再辭亦有可知　敖氏繼公曰終辭謂主人三辭則賓不復請也士於大夫降等者也受贄而不答則疑於君答之則疑於敵使人還之則又疑於待舊臣是以終辭之也一拜其辱亦於大門内之東為之大夫云一拜則士或答再拜與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

送又不出亦以其降等也入一拜而送乃再拜則是凡拜送者之禮皆然固不可得而殺也送而一拜喪禮也

案少儀曰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疏謂以卑見尊法則此之請見辭宜與同注知大夫不出迎者以經言於其入則是不出外門惟侯之於門內也故於其退也亦不出外門而送之

右士見于大夫

案此以卑見尊之禮也不復見故惟言見不謂之相見士冠禮士若士之子冠畢以贄見於鄉先生其即用此禮與

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辭一辭其贄而許也將不答而聽其以贄入有臣道也　敖氏繼公曰嘗為臣者謂曏為其家臣今為公臣者也然則士大夫以贄相見亦不獨始相見者為然禮辭之者異於見為臣者也

見為臣則不辭之

案嘗為臣而新升為公士如隨武子所舉莞庫之士是也舊嘗為臣則非始見也亦必以贄者以始為公臣而見也禮辭所謂為儀也惟辭其贄則不辭其見矣若公叔文子之於僎則僎直為大夫矣其見於文子亦當與大夫之見於大夫者少異

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注古文壹為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奠贄尊卑異不親授也　敖氏繼

公曰入亦入門左也奠贄再拜亦東面也答一拜者

主人尊也言主人答拜是不拜其辱矣

案曲禮云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是見為臣者

亦答拜矣況舊臣乎亦所以辟國君也

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

正義鄭氏康成曰還其贄者辟正君也　敖氏繼公

曰賓退而主人不拜送亦異於不為臣者也以其不

見為臣故當還贄某也大夫名

賔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注今文無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君還其贄也

案注謂辭君者以賔甞為其臣則有君道也

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請請使受之　朱子曰今案某也葢主人之名　敖氏繼公曰命某謂命某還贄也非敢為儀言必欲還之請亦請還贄也還贄而擯者自為之辭亦以主人尊也

賔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家臣稱私踐行也言某臣也不足以行賔客禮賔客所不答者不受贄　敖氏繼公曰私謂私屬春秋傳曰邾滕人之私也禮與上文習禮之禮同意亦指還贄而言

案前云不足以習禮其辭出於主人則禮爲賔之禮若賔示之以禮而欲與已習之也此云不足以踐禮其辭出於賔則禮爲主人之禮若主人示之以禮而

欲使己踐之也彼此異其人故輕重異其辭禮之等差也

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使某尊君也或言命某傳言耳賈疏初辭云使某中辭云命某是尊君稱使傳言云命有輕重之義　敖氏繼公曰使猶命也

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正義敖氏繼公曰再拜者象受於主人也亦訝受之

鄭氏康成曰受其贄而去之

案不拜送者以其為舊臣也

右士嘗為臣者見于大夫

案以此推之若士所自辟除之私臣而後為公有司其見於士禮當視此矣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見如字下相見並同索悉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

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　敖氏繼公曰維之謂繫聯其足翼　賈氏公彦曰如執雉者亦左頭奉之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據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闕一大夫

案一國之大夫皆不止於五五大夫指其副於三卿者耳非此外遂無大夫也說又見大射儀公食大夫

禮及喪服

餘論易氏祓曰候時而行夙夜奉上而不懈者大夫之道也故執鴈

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麛密倪反音迷注今文頭為脰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也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賈疏天官庖人云秋行犢麛則獻當秋時如之

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賈疏經云左頭則與雉鴈同又云如麛蓋據四足言

案鴈與羔皆言維之之法明其生用也惟生用故并不言奉而言執 又案士大夫及卿之贄以雉以鴈以羔蓋取其可執而略以其小大輕重為差非有深意如犬豕不可執則不用之自雉而下雞鶩為工商庶人之贄推類可見也鄭注各以其德為取於理亦可通然要如士冠記委貌章甫諸義聊存其說可耳若執為典要則迂矣

存疑賈氏公彥曰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彼天子卿大夫非直以布上又畫之此諸侯卿大夫直用布為飾無繢

辨正敖氏繼公曰云飾之以布則非白布也此布其繢者與

案諸侯之卿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其贄不異則飾亦當不異敖說近是

餘論呂氏祖謙曰左傳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

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周禮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且因晉方知見當時之禮散在列國者不能備也

如士相見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雖贄異其儀猶如士　賈氏公彦曰兩大夫相見皆如上文某也願見已下至主人拜送于門外也　敖氏繼公曰此相見之禮蓋兼復見者言之也上下大夫亦當有互相見之禮經不

言者蒙士禮故惟見其敵者焉非謂其得相見者僅止於是也大夫相見朝服

案惟有復見之節故謂之相見敎說是也若上下大夫之互相見則經無明文意下之見上當放上經士見大夫之禮上之見下當放下經異爵見士及玉藻大夫見士之禮而用之與

右大夫相見

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蹙子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蹙猶促也恭慤貌其為恭士大夫一也賈疏直云見于君不辨臣之貴賤則貴賤皆同　敖氏繼公曰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贄當帶見至尊者之禮也春秋傳曰邾子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觀之曰高仰驕也然則執贄至下之為恭也明矣彌猶甚也彌蹙如踧踖屏氣之類

案執贄者以始見故也雖彌蹙猶得為容故曰容彌

慼

存疑鄭氏康成曰下謂君所也

案云見于君則君所不必言矣敖氏以為當帶得之

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走

正義鄭氏康成曰容謂趨翔賈疏行而張足曰趨行而張拱曰翔庶人之贄鶩　敖氏繼公曰不為容則又甚於彌慼者矣

進退走亦見其不為容也下奠贄之儀主於大夫士

則庶人見於君其不用贄與

存疑賈氏公彦曰庶人是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是也

辨正王氏昭禹曰庶人非特府史胥徒而已凡民在焉

案周官有大詢之禮洪範有謀及庶人之文是平民皆得見君也此等見君宜不用贄如敖氏之説若府史胥徒則大宗伯疏云新升時執鶩注家之説蓋為庶人在官者言之也

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壹拜稽音啟下同注古文壹作一

正義敖氏繼公曰臣以贄見於君北面奠贄於中門之内而拜是時君位亦在路門外之東南鄉也君於臣之再拜稽首而答一拜者惟奠贄之禮則然蓋以此明君臣之義也　賈氏公彦曰君答一拜九拜中奇拜是也曲禮君於士不答拜此以新升為士故答拜聘禮反命君勞士介答拜者亦以新使反故也

鄭氏康成曰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答之

案曲禮云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謂見他國之君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也此見己國之君故不拜辱此文視舊臣之於大夫儀略同其異者彼再拜此則再拜稽首以大夫之臣不稽首也

通論馬氏端臨曰禮莫盛於再拜拜莫重於稽首周官九拜先稽首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此稽首所以為禮之重也

右大夫士庶人見于君

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賔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正義賈氏公彦曰禮無受他臣贄法故不敢抗禮於他君不辭即受也臣無境外之交今得以贄見他邦君者謂他國之君來朝此國之臣因見之若掌客職云卿皆見以羔之類是也　敖氏繼公曰人蓋通大夫士而言還其贄者非己臣也此於己臣惟以還贄

為異則是鄉者亦奠贄矣主君於聘使與上介之私覿乃終不許其奠幣而必親受之者重其為使介且幣又隆於贄故也不有言外之也不敢辭尊君也再拜稽首受亦若受於君前然他邦之人以贄見國君者如去國而適他國若卿見朝君之類春秋傳公會晉師於瓦晉大夫執贄以見非舊禮也

案聘使執君之圭璋為禮已惟私覿或私獻而已非有特贄若臣從君來并無所謂私覿私獻或聘使過

他邦請帥則所奠者公幣亦非有特贄故疏知此為他國之君來朝而此國之臣因見之也還贄亦當於門外舊臣於大夫之還贄三辭乃受此則曾不一辭者所以内己國而外他國故自稱曰外臣非獨不敢抗禮而已若聘使於隣國之君則稱使臣燕禮君無所辱賜於使臣是也然古者出疆必載贄如左傳所載晉士會在秦秦公子鍼在晉之類此等亦宜稱外臣疏説似未盡

右他邦之人見于君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辯與辨同疑音擬

正義鄭氏康成曰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疑度之　賈氏公彥曰上注以此為博記反見之燕義則此燕與燕禮之燕別燕禮君在阼階西面為正此是特見圖事

之時故有此面位無常之法也　敖氏繼公曰辯猶視也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

正義鄭氏康成曰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　賈氏公彥曰此亦燕見圖事之法若立賓主君升自阼階賓及主人升自西階燕禮所云是也　敖氏繼公曰方猶常也此云君在堂則上之燕見未必專在堂

案堂謂路寢之堂此及上節皆明燕見之禮之異於正禮者也

右燕見于君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妥他果反注古文妥為綏

正義敖氏繼公曰凡言謂凡與人言也妥安也謂安和其志氣乃言不可怱遽也易大傳曰君子易其心而後語惟有所對答則或可遽言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凡言謂己與君言事也妥安坐也

傳言猶出言也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

案下文博陳言語之儀則此云凡者不專為君言事也曲禮曰安定辭程子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皆安之義也敖說為正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孝弟之弟音悌敖云上忠信二字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博陳言語之儀也言使臣者使臣

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　賈氏公彦曰此總説尊卑言語之别有事即言無妨更言餘事但君以使臣為主已下皆隨事為主也　敖氏繼公曰此陳與人言之義而言則各主於一端者亦但舉其切要者以為法與與衆言言忠信慈祥大戴記注引此無忠信字葢後人因下文有言忠信二字而誤衍也當删之

案記曰在朝言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亦

是言當其可與此同義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中如字注古文毋作無今文衆作終教從今文作終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毋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閒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為嫌解惰不虛心也 敖氏繼公曰大人亦謂卿大夫也毋改謂不可變亂其三視先後之序也衆

字無意義宜作終終皆若是謂與言之時自初至終皆當如上所云不可以久故而或改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　賈氏公彦曰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視大夫得視面此視君得視面者彼尋常視君法此據與君言時　李氏如圭曰此大人謂君也曲禮國君綏視大夫衡視衡視視面此視君衡視者據與君言時

案此節即申上節與大人言之法上節之大人為卿大夫此節不應遽異疏家蓋因注有諸卿大夫同在此之語而疑其為在君所耳

餘論張子曰視有高下視高則氣亢視下則心柔故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目者仁之所示見且心常存焉己之敬傲必見於視

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上時掌反注今文父為甫古文毋為無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謂與父言之時也其異於大人

者遊目耳毋上於面視面時也毋下於帶視抱時也

此與視大人者無以異乃著之者嫌遊目則或不然

也遊目而不上於面孝且敬也 鄭氏康成曰子於

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

案天子視不上於袷則不得綏視諸侯綏視則不得

衡視蓋以是為敬也父之尊與君等然其視之也時

而上於袷時而綏視時而衡視各惟其宜無不可者

是之謂遊目以主於愛故也但雖遊目而亦上不過

面下不過帶則是至愛之中仍有至慤者存也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賈疏以行解立行由立始以起解坐起由坐始　敖氏繼公曰視足視膝異於言時且益恭也

右言視之法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蚤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欠起劒反伸音申注古文伸作信蚤作早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賈疏禮之通例大夫得稱君子又鄉射禮注云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

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日蚤晏近於久也具猶辨也改居謂自變動也

敖氏繼公曰以食具告謂以所食之具告從者蓋欲食也卑幼之於尊長請見不請退此請退者緣君子意也可者許之之辭明其異於常禮

案少儀言侍坐請退之法尚有運笏澤劍首還屨三事而無以食具告改居之文與此禮互相備

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葷香芸反注古文葷作薫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夜問其時數也賈疏鐘鼓刻漏之數膳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卧

案問夜異於問日膳葷異於食具皆因夜而變者也

若欠伸改居之請退其節宜與日同

右侍坐于君子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飯父返反注今文呫嘗膳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祭先飯謂君祭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賈䟽凡君將食必有膳宰嘗君之食備火齊不得下文是也此謂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己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賈䟽謂小小禮食法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膳謂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　敖氏繼公曰賓主共食則賓當祭此君臣共食君祭而臣否所以別尊卑也臣既不祭又先飯而嘗膳所以明臣禮也君命之食然後食則臣食或先於君矣君若不命之則亦俟君之食乃食

與

案此經蓋為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而言故不得祭若君所客則少儀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而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是也少儀又曰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此亦當然

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

則臣不嘗食周官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賈氏公彦曰玉藻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是也　敖氏繼公曰君食然後食臣侍君食之正禮以其不嘗膳故君不必命之

通論孔氏穎達曰禮敵者共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君命之祭乃敢祭

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注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也

敖氏繼公曰賜之爵使人授之於其席也下降也降席者降而當席末也既拜興受爵君答再拜乃升席坐祭酒既卒爵興授人爵也臣先卒爵亦先飯嘗膳之意君卒爵而授虛爵則是授爵亦先於君矣此受爵卒爵授爵之節皆異於燕之無算爵者禮貴相變

也凡升席降席皆由下　郝氏敬曰曲禮云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故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此先卒爵而俟

案臣之再拜稽首其别有三若階下再拜稽首訖而君辭之則若未成然復升再拜稽首以成之是謂成拜其禮最重次則降階未拜聞命即升升乃再拜稽首又其次則不降階惟下席再拜稽首此賜爵禮輕故惟拜於席下而已至其卒爵之節與燕禮異者燕

禮之賜爵當以行旅故必前爵先旣乃得旣其後爵此則惟君賜臣一人爵而已故急承君惠而輙先卒爵也　又案賜爵之禮少儀所載與此大同但下又云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又左氏傳曰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此亦當然

存疑鄭氏康成曰受爵者於尊所至於授爵坐授人耳

案此因侍燕食而賜爵未必有面尊如燕禮之為至君所賜爵而坐以授人恐非臣禮所宜當以敖說為正

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屨辟音霹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隱辟俛而逡遁　方氏慤曰退取屨以進時說屨也隱則不顯辟則不正與屏於側同義　敖氏繼公曰是時屨在西階下曲禮曰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此坐取屨

即跪而舉之也隱辟即屏於側也屨謂納屨

案少儀文亦與此同其下又云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疏云坐左膝則納右足之屨坐右膝則納左足之屨

君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

敢顧辭遂出為于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君興而不辭其降於己大崇不

敢當也　賈氏公彥曰云若者不定之辭明有不降

之法　敖氏繼公曰云不敢辭者明已不敢與君為

禮也送之亦當至門君於士尊卑懸絶乃降送之其禮大崇故益不敢當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比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下亦降也　賈氏公彥曰大夫則辭者對上不敢辭是士大夫之内兼卿　敖氏繼公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興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大夫位尊不嫌與君為禮故得辭也此著大夫則上之不敢辭者為士明矣

右士大夫侍飲食于君

總論應氏鏞曰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於其閒燕命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有賜食賜爵之禮也燕見侍坐疑若不必過於嚴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廉耻之節焉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見之並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生致仕者也賈疏此先生即鄉飲酒就而謀賓介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賈疏取急意而言走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敖氏繼公曰卿大夫之爵於士為踰等故曰異爵辭者謂其以尊就卑已不敢當也辭不得命謂三辭而不見許也無以見言其非敵不可以接見之走者行之速也先見之既傳言即走而見之也此禮當在以贄見于先生異爵者之後又先生異爵者之見於士其禮同則士之以贄見於先生

亦當如見於大夫之禮矣

案鄉飲射禮皆有先生君子之文注以先生為致仕者蓋依書傳大夫致仕為父師士致仕為少師教鄉閭子弟謂之鄉先生而言也以君子為有大德行不仕者蓋依曲禮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而言也此經前有侍坐君子之文注云謂鄉大夫及國中賢者以其不別言異爵故知異爵者亦以君子該之也此言先生又言異爵故先生之注與鄉

飲射禮同若然則侍坐於先生者禮當與上之君子同君子之請見者禮當與此之先生同矣此篇之禮大抵主於辨貴賤獨此二文可以見古人尊德樂道之誠絶不以名位爵秩為拘故孟子以德為達尊古今之通義也　又案不言卿大夫而言異爵則卿之見於大夫禮當視此矣請見不言贄則疏家謂尊無執贄見卑之法者信矣

存疑敖氏繼公曰先見之先亦當作走

案請見時先生異爵者蓋在門也辭不得命而先見之則必出門而拜之矣故注以為出先拜也先生異爵者荅拜遂退主人再拜送之如是而止以賓不入門故先拜非迎也王藻云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不可以彼律此先見之於義可通不必改先為走

右先生異爵者見于士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擯贊者辭也　賈氏公彥曰玉

藻曰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以其非聘問之禮也又曰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擯注云謂聘也

案此經據玉藻釋之文義自明非以君命使𠯁所謂大夫私事使也則不稱寡大夫𠯁所謂私人擯則稱名也士一字為𠯁所謂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擯也則曰寡君之老𠯁所謂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也大夫私事不出境而有私事之使者陳氏祥

道曰容有來自他邦而新仕者也

餘論呂氏大臨曰自天子至於士其臣之貴者皆稱老記曰天子之吏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列國之大夫使於諸侯自稱曰寡君之老又諸侯使卿弔於他國辭曰一介老某相執紼此天子諸侯之臣稱老者也魯臧氏老將如晉問此大夫之臣稱老者也士昏禮納采主人降授老鴈此士之臣稱老者也

右自稱于他邦之辭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注今文無容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為威儀耳　敖氏繼公曰執幣謂以幣相見及為使者也凡者通尊卑言之行而張足曰趨蓋以容彌蹙為儀故不趨也惟著凡執幣者之儀如是則執贄者或不然矣士大夫執贄於君前其儀乃與此同　賈氏公彦曰小行人合六幣玉馬皮圭璧帛下文别云執玉則此幣謂皮馬享幣及禽贄皆是凡趨有二種有疾趨

行而張足是也有徐趨下文舒武舉前曳踵是也此
不趨不為疾趨也　輔氏廣曰趨蓋所以為容執重
器則加謹故不趨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踵諸勇反注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抴

正義敖氏繼公曰執玉謂朝君與聘使執圭璧而行
禮之時也唯舒武謂僅舒其武耳舉前曳踵見其舒
武之法也踵足後也足之前起而後不離地則步之
促狹可知又不止於不趨而已　鄭氏康成曰重玉

器尤慎也武跡也舉前曳踵備蹜踏也　賈氏公彦曰恐損玉故徐趨也玉藻云執龜玉不趨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陸氏佃曰容彌蹙同唯武則舒　朱子曰注疏以舒字絶句陸氏讀武字絶句其說近是

右執幣玉之儀

總論賈氏公彦曰此因上言執禽贄相見之禮兼言朝聘執幣玉之禮

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刺千盈反注今文宅或為託古文茅作苗

正義鄭氏康成曰刺猶剗除也　敖氏繼公曰士大夫謂見為臣者也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他國之人亦謂士大夫

存疑鄭氏康成曰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官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

案孟子云市井草莽之臣皆就未為臣者言故劉氏敞補士相見義亦謂未仕而見於君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注主致仕者言非也

右自稱于君

案此經蓋主卿大夫士之相見於本國者而言若其行於他邦者則具於聘禮至自諸侯已上則具於朝覲會同之禮故此不及也

欽定儀禮義疏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

欽定儀禮義疏卷六

鄉飲酒禮第四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賈疏大案

此戸口時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

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小戴及别録皆第四

通論賈氏公彦曰鄉飲酒之禮有四此賓賢能一

也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

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三也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四也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還是州長黨正飲酒法　又曰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為主人州則一年再飲春秋習射從而飲之黨則一年一飲歲十二月因大蜡於學飲酒　朱氏載堉曰禮之所紀冠昏喪祭皆士以上乃得行之而鄉飲酒之禮達於庶民因其聚會之時與之揖讓升降

使知尚齒尊賢而興敬讓之道焉考之經傳其說有四一曰鄉大夫獻賢能以禮賓之此文是也二曰州長習射先行鄉飲鄉射禮是也二者經文具存三曰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以正齒位其禮每年蜡祭一行惟略見於周官及禮記鄉飲義四曰鄉人飲酒略見於鄉黨篇盖用鄉飲酒禮不拘何時亦不拘幾次也二者經文亡逸漢制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盖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其詳不

可得聞唐兼採二說賓興則以刺史或上佐為主其制皆放古而不損之正齒位則行於冬季主用縣令復降殺其禮宋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為主蓋本用賓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廡則亦兼取黨正之文至其登降獻酢之節較唐尤簡略云案疏說至明朱氏繹之尤悉考之周官賓興之飲以三年而行於鄉庠習射之飲以春秋而行於州

序正齒位之飲以蜡祭而行於黨庠其時異其地殊而詮經者或以正齒位之飲與此禮溷為一事則膠轕而難通已

存疑敖氏繼公曰鄉飲酒者士與其同鄉之士大夫飲酒於鄉學之禮也

案注疏以此為賓興賢能而行此飲酒之禮先儒相沿無異辭但篇中所行皆士禮故康成以為方興賢能以大夫而從士禮也今依鄭義而亦附存

教氏以備一說云

鄉飲酒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官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賈疏吏即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之等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如此云賈疏周官是天

子鄉大夫法諸侯鄉大夫無文故以此約之　孔氏穎達曰天子六鄉諸侯三鄉鄉各一大夫而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大夫士為鄉先生使教縣中之人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天子之鄉則升於天子諸侯之鄉則升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之時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若州一年再飲者則州長為主人若黨一年一飲者則黨正為主人　呂氏大臨曰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論語鄉人飲酒亦指鄉人而言

之

案周官詳於賓興之法此禮詳於飲酒之儀二經相爲首尾而是禮始備然周官之文主王國之鄉大夫言也此禮之文主侯國之鄉大夫言也侯國賓興之法既可以王國者例之則王國飲酒之儀亦可以侯國者推之矣

餘論鄭氏康成曰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賈疏郊特牲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周十二月即夏十月農功畢而蜡祭也　則以禮屬民飲

酒以正齒位賈疏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正齒位此篇無正齒位之事　孔氏穎達曰儀禮未亡之時有論正齒位之禮今鄉飲酒義惟有豆數之言黨正職唯有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之文二處相兼義仍未足一命齒于鄉里者謂天子之下士在堂下與五十以下衆賓相次也再命齒于父族者若賓是同姓父族則中士與之齒異姓則不齒也三命不齒者上士席于賓東也此

篇是三年一貢士無黨正正齒位之事　賈氏公彥曰黨正職所云是天子黨正飲酒法諸侯黨正飲酒還與天子同但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皆與堂下鄉人齒以士立堂下故也子男之大夫一命與六十以上齒於堂子男之卿與公侯伯之大夫父族為賔則與之齒異姓為賔則席于尊東公侯伯之卿雖父族為賔亦不與之齒席于尊東鄉飲酒貢士以德為次故無正齒位之禮

案飲酒之禮既有四而黨正之禮復闕其散見於經傳者所指又有王國侯國之異羣儒析之不清而彼此互證強為牽合以故其緒益棼今考鄉飲酒義所云者通王國侯國之黨正而言之也文王世子篇注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則知黨正之飲亦當有賓而席于西北有介而席于西南但以尚齒而非尚德故自賓介而外凡羣老之六十以上者皆席于賓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而五十以下者

則齒而立於下也若黨正職所云則專為王國之黨正言之孔疏所釋是其義也但再命所與齒之賓乃謂父族之為衆賓者不謂正賓也賈疏因此以推侯國黨正之法疑亦得之凡此皆正齒位之飲也若此禮為賓興之飲則雖三賓之惟長拜洗樂正之與立者齒似以齒論賓則但齒於其黨耳至賓與介介與三賓三賓與堂下之立者皆不以齒為其以德選故也讀此禮者必析而觀之毋以黨混鄉毋以侯制混

王制則序賓序齒秩然各得其理矣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　賈氏公彥曰貢士之法鄉貢一人介與衆賓

不貢待後貢之　敖氏繼公曰謀謂商度其孰優也必就先生謀之者示有所尊也

餘論賈氏公彦曰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注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鄉送一人至君所其國有遂有公邑采地貢士與鄉同君又總校之取以貢之於王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所貢之士縱取鄉外仍準鄉數為定　孔氏頴達曰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

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又曰一不適謂之過注云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云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九年時也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注云凡十五年以此知三歲而貢士也

案據射義及書傳則諸侯所貢士天子葢試之以行其君之慶讓然考之傳記列國之士鮮有遠宦於王

朝者意此制之行直藉以察列國選舉之公當與否耳至既試之後或仍遣歸使各仕於其國未必盡留為王國之用也

右謀賓介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

正義鄭氏康成曰戒警也告也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已門也請告以所為來之事不固辭者素所有志

朱子曰學成行脩進仕於朝上去又拜辱者以送謝以致君下以澤民士素所志也

之　賈氏公彦曰冠禮主人先拜賓荅拜者戒同寮又使加冠於子尊重之此賓先拜主人荅拜者鄉大夫尊賓是鄉人又將責已宜尊敬主人　敖氏繼公曰主人戒賓言主人為戒賓而來也先拜辱者拜迎也後拜辱者拜送也迎送者據已言也辱者據彼言也請謂致戒辭於賓也其辭卒曰請子為賓此經言戒賓之儀略者亦以士冠禮宿賓之儀見之也下速

賓放此

案戒賓不言所服蓋仍謀賓介之服也下記云朝服而謀賓介注知賓出拜者以鄉射戒賓賓出迎者決之也

介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戒賓也　賈氏公彦曰衆賓亦當遣戒使知

右戒賓介

乃席賓主人介

正義鄭氏康成曰席敷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賈疏知戒與席不别日者記云不宿戒　賓席牖間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　敖氏繼公曰席賓于户牖間南面主人于東序介于西序少牢下篇席主人于東序西面席侑于西序東面侑介之位同也　張子曰坐有四位禮不主於賓主欲以尊賢若賓主相對則有相敵之意而尊賢之意不専矣故其位賓主不相對

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屬音燭

正義鄭氏康成曰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　賈氏公彦曰鄉射禮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此衆賓之席亦當然雖不屬猶統賓為位同南面也　敖氏繼公曰衆賓衆賓長三人也屬連接也凡席皆有司設之必不屬者為其升降皆由下也以是觀之則賓位在户西牖東而當兩楹之間明矣此席亦東上

案鄉飲酒義於賓席曰坐於西北又曰南鄉謂於室戶之西而南鄉也於介席曰坐於西南又曰東鄉謂於西階之上而東鄉也於主人席曰坐於東南又曰東方謂於東階之上而西鄉也於遵者席曰坐於東北謂於賓東而南鄉也若三賓之席則自賓席以西至於西序是其位也凡位室戶之西為最尊以與人君之負扆者同為戶牖間故也次則西階之上為客位故西階為賓階而其位亞于正賓也若東階為阼

階為主位至賓東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卿者也而飲射之遵者位於是賓西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大夫者也而飲射之三賓位於是此堂上之席次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皆獨坐明其德各特

案凡席皆不屬經特於此見例耳若相屬則升降時必躐席矣故不可也康成因鄉射無不屬之文遂主

繆解

尊兩壺于房户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

加二勺于兩壺斯如字篚音匪勺上灼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斯禁禁切地無足者賈疏斯澌也澌盡之名故知切地無足

玄酒在西上也肆陳也　賈氏公彦曰東肆以頭首為記從西向東上頭在西也　孔氏穎達曰設酒尊于東房之西室户之東在賔主之間示賔主共有此酒也北面設尊玄酒在酒尊之西　吕氏大臨曰玄酒水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極味於酒凡酒之設皆尚玄酒質之為貴不忘本也　敖氏繼公曰

設篚于禁南其間當容人蓋酌者北面也東肆放尊之西上也記云尊綌冪賓至徹之則此二句皆加于冪上矣亦與祭禮微異

㮚夫官酒正職以式法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注曰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然則侯國之飲射其酒亦公酒與斯禁即棜也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而注曰棜斯禁也禮器又云大夫士棜禁疏以為名異形同故總名為棜禁非也禮器蓋竝

舉大夫士於上因並列棜禁於下實則以棜屬大夫以禁屬士無以異於玉藻也少牢注謂禁者酒戒大夫去足改名為棜若然則無足為棜大夫用之有足為禁士用之此禮行于鄉大夫故知切地無足為鄉之處士設故不名棜而名禁玄酒見士冠禮醮用酒章

通論賈氏公彥曰設尊之法醴尊質皆在房内隱處冠禮禮子昏禮禮婦是也酒尊皆于房户間顯處見

其文此及冠禮醮子與鄉射特牲少牢有司徹是也
聘禮禮賓尊于東廂不在房者與卑者為禮相變之
法也燕禮大射尊于東楹之西者君尊專大惠也
餘論朱氏載埼曰匏今之圓葫蘆也壺今之亞腰葫
蘆也太古用匏為笙用壺為尊至三代乃用膠漆角
木之制以代匏金錫模範之作以代壺既不同匏壺
而猶謂之壺不忘本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

篚在洗西南肆深式廕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屋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以此為度　吕氏大臨曰鄉飲酒義云洗堂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賓雖亦就此洗不曰賓主共之者明以敬人者自盡也

楊氏復曰上篚爵三觶一獻賓獻遵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觶酬賓一也下篚觶四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一也司正舉觶二也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四也

案下篚之觶三耳非有四也惟司正之觶終奠之一人所舉者旅畢仍入篚矣上篚之設繼楚而南下篚之設竝洗以西其所以異法者堂上夾尊布席堂下則洗傍綽有餘地故也上篚三爵皆行畢即奠于下篚惟一觶終奠于賓席之薦東不以入下篚

右設席器

羹定

正義鄭氏康成曰肉謂之羹賈疏爾雅文定猶孰也賈疏孰云

定者執即著之者下以為節　敖氏繼公曰謂下事以定止故也　此為節也諸篇言羹定者皆然　李氏如圭曰春秋傳潁考叔食舍肉請以遺母曰未嘗君之羹羹即肉也　敖氏繼公曰此時肉與湆同在鑊故謂之羹　賈氏公彦曰不敢煩賔至而使久俟故以羹定為速賔之限

主人速賔賔拜辱主人答拜還賔拜辱介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速召也還猶退也如如速賔也

方氏慤曰速者躬至其家而召之也止言賔者正賔

也正賓貴於衆賓介則輔正賓者也故主人親速之

敖氏繼公曰召而云速欲其來之速也速賓之儀與戒賓同經文略也賓不遂從之者為主人復當速介衆賓亦速惟言賓介者以主人親之其禮重故特著之

賈氏公彦曰是日必當遣人戒速衆賓但略而不言故下云賓及衆賓皆從之

方氏慤曰速者躬至於客而召之也止言賓者正賓貴於衆賓介則輔正賓者也故主人親之

案賔亦當出迎而後拜辱與戒時同

賔及衆賔皆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猶隨也言及衆賔介亦在其中矣　敖氏繼公曰主人既速介即先歸介及衆賔皆至賔之門外俟賔同往也

案聘禮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乃帥以受命于朝此云皆從之亦如聘禮然也鄉飲酒義主人親速賔及介而衆賔自從之至於門外

右速賓介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擯贊傳命者揖衆賓差益卑也

拜介揖衆賓皆西南面　賈氏公彥曰主人自迎言

一相者見傳命乃迎也門外之位以北為上主人與

賓東西相當介與衆賓差在賓南主人正西面拜賓

側身向西南拜介揖衆賓　朱子曰大夫士廟門惟

外門内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惟有一門此禮及射禮主人迎賓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敖氏繼公曰亦相者入告主人乃出迎之拜介亦再拜文省耳一相蓋學中之有司給事於飲射之禮者變擯言相見不獨為擯者之事而已飲射必於學宫者以其深廣且有司及器用備具故也

繁於賓介則拜衆賓則揖禮之差也鄉飲酒義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

主人揖先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揖揖賔也先入門而西面　賈氏公彦曰學惟一門主人導賔先入至内霤西面待賔

朱子曰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為之門内霤則門屋之北霤也　敖氏繼公曰不言入門右可知也亦以賔入門左見之

案鄉射禮主人以賔揖

賔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賔入衆賔皆入門左北上厭於葉反

注今文皆作揖又曰衆賔皆入左無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入門西東面賔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賈氏公彦曰厭者以手向身引之鄉射云賔少進此亦宜然　敖氏繼公曰厭之使入禮之也下放此鄉射禮曰東面北上

存疑賈氏公彦曰賔既北上主人西面相鄉揖訖乃相背各鄉堂塗介與衆賔隨賔至西階下

案初入門北行未得遠相鄉及相背東西行又北行稍前乃轉身相鄉耳以當留介及衆賔之立位也位

俱近門距西階則遠

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楣密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楣前梁也（賈疏對後梁在室戶上）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賈疏鄉飲酒義云拜至此升堂拜是拜至可知）

案三揖注疏及敖氏說已見士冠禮此於賓介入門左東面北上之下乃云主人與賓三揖可見三揖皆

在北行時而初入門相背各鄉堂塗之前不揖矣所以然者主人此時秖與賔三揖介以下不揖亦不隨賔而行也然必俟介衆賔之位既定主人乃可與賔為禮耳　又案主人先升導賔也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賔升君尊也此宜主人升一等而賔升與冠昏

鄉射禮同

右迎賔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獻賓也　敖氏繼公曰取爵盖北面為洗而降故曰降洗

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降從主人也主人辭重以已事煩賓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對答也賓主之辭未聞

敖氏繼公曰賓降之位見下文賓從降而主人辭亦尚辭讓也奠爵乃辭者事異不宜相雜且為敬也

西面坐奠爵興辭對時亦少進位下文云賓對復位

是也

案鄉射禮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　又案升階之讓已欲升而讓彼先升是事同也降洗之辭已則降而辭彼勿降是事異也凡辭與對皆必先奠其爵不敢因便故敖氏既曰事異而又以為為敬也

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注今文無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已盥乃洗爵致潔敬也篚下篚南

敖氏繼公曰南面坐于洗北乃奠爵于篚南不敢

由便也盥洗既盥復坐取爵而將洗之也凡言洗於辭洗之前皆將洗而未洗者也盥洗皆立凡洗者必盥經不悉見之

案卒洗方是洗爵盥則知將洗矣是以賓進而辭洗也凡洗必盥少儀文

賓進東北面辭洗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東北面則南於洗矣　敖氏繼公曰進者少南行也南於洗西乃止而東北面鄉主

人辭洗之意與辭降同

存疑鄭氏康成曰必進東行示情

案此時主人南面於洗北而賓位階下當西序是在主人之北矣故必稍進南行遥當主人之西南而後斜鄉之而辭洗是以東北面也注東行之説不如敖氏為核

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　賈

氏公彦曰上直云賓降不言處所於此見之是舉下以明上之義　敖氏繼公曰此奠爵于篚為將洗而致敬也當西序東西節也下文云賓降立于階西當序

粢盥前既嘗奠爵矣此復奠者盥訖則坐取爵以興而擬洗因賓辭故復坐奠而興對也未盥時奠于篚下已盥則奠于篚内故曰于篚

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賓

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注古文壹作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沃洗者主人之羣吏　敖氏繼公曰沃洗以枓斞水而沃洗爵者也西北面宜鄉洗者也既則西面于水東主人南面洗而西北面沃則北面洗者其西南面沃之與沃洗者先亦沃盥升亦主人先而賓從之拜洗謝其為已洗也

案沃洗者之位在洗東西面至主人洗則斜鄉之故西北面鄉射禮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

面答拜

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疑魚力反後疑立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盥為手坋汙疑正立自定之貌

敖氏繼公曰盥為將酌也賓對時違其位故云復

下主人對放此既拜而盥為拜時以右掌據地不無坋汙也内則曰凡男拜尚左手　賈氏公彦曰揖讓

升不言一揖一讓從上可知

柔始之盥為洗爵也此復盥為實爵也實爵而復盥致潔之至也主人階上及降階之位皆在阼階東賓降階之位在西階西下經俱有明文則賓階上之位亦宜在西階西此不言西可知也其位不當階者堂塗直階恐妨於升降者也鄉射禮主人卒盥一揖一

讓升賓升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進也進酒於賓　敖氏繼公曰

實者實以酒謂酌也　賈氏公彥曰西北面者賓在西階北面將就席受故西北面鄉其席也

案西北面者鄉賓席也至賓酢而東南面者鄉主席也逮主酬賓而北面者將奠觶於賓席不可斜鄉而奠也

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少退少辟復位復西階上位　賈

氏公彥曰鄉射賓進受爵于席前此文不具　敖氏繼公曰主人西北面於賓席前賓拜於西階上而主人乃少退則是凡拜皆有相之者奚少退示不敢安之意亦以彼拜而已方執爵故也獻酢酬竝同至旅酬則禮殺且授受同在一階故不必少退

薦脯醢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　賈疏昏禮禮賓

贊者薦脯醢

賔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折之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升由下也升必中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在俎　敖氏繼公曰賔席亦東上西方為下也

案升席而後設俎俎貴於薦也設之亦主人有司

主人阼階東疑立賔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尚左手嚌

之興加于俎繚音了嚌才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坐坐於席祭脯醢者以右手肺離之本端厚大者繚猶紾也離肺上為本下為末嚌嘗也　賈氏公彦曰爵為取肺奠之少儀云取俎進俎不坐是以取時奠爵興至加于俎又興也　敖氏繼公曰執本卻左手則絶末覆右手矣絶末以祭者絶其末不没之處以為祭也此與振祭之意相類尚左手嚌之謂舉其左手而右手在下以末授口嚌之也

將嚌乃尚左手則祭時不然矣加于俎以右手　孔氏穎達曰俎既有足立而取之便反之于俎亦立而為之此謂賓客若為尸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

案俎既有足而又設於薦外坐而取之非便也故興肺為氣主周人所尚故食必先祭肺絶以右手故執用左手將祭必升其物于手上故卻左手承之若嚌則尚左手變於祭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大祝辨九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

注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絶以祭絶祭不循其本直絶以祭禮多者繚之禮畧者絶則祭之亦據此與鄉射而言也大夫已上為繚祭燕禮大射雖賔皆大夫以臣在君前故不為繚祭皆為絶祭案如疏説則此弗字當作實字觧據説文弗訓撟撟有舉手義有屈曲義所以明繚祭之法也周官九祭鄭注以此當其一然以燕禮大射禮皆為絶祭推之恐此禮不應獨異

坐捝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捝舒銳反啐七內反古文捝作說

正義鄭氏康成曰捝拭也捝手為絶肺染汚也刌肺不捝手啐亦嘗也　賈氏公彥曰內則事佩之中有捝則賓自有捝巾也鄉射云坐捝手執爵遂祭此不言執爵省文也嚌是至齒啐是入口　敖氏繼公曰席末席西端也無後事而啐酒者欲知其旨而告之也　孔氏穎達曰啐于席末鄉飲酒義曰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

案嚌肺與祭肺相因者嚌訖當加于俎未得遽離其席也啐酒不與祭酒相因者啐訖當以卒於階故遠其席也

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席席西也旨美也卒盡也 賈氏公彥曰賓甘主人之味啐則拜之若主人謝賓則

飲訖乃祟酒　敖氏繼公曰拜乃告旨謝其以旨酒飲已也降席即拜者欲近於啐酒之處且以别於拜既也既拜則坐以告旨必西階上卒爵者以鄉者於此拜受故也　孔氏頴達曰祭薦祭酒嚌肺表其敬禮之事故在席中啐酒則入於已故在席末啐繞入口故猶在席末卒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　吕氏大臨曰賓敬主人在禮不在食鄉飲酒義曰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

右主人獻賓

賓降洗

正義鄭氏康成曰洗將以酢主人

案鄉射禮賓以虛爵降此文不具

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從賓也降立阼階東西面賓奠爵西階前也賈疏鄉射禮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

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

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

正義敖氏繼公曰洗南北面别於主人也於賔之取爵也主人復位南面辭洗猶不離阼階東示遠其位而已此主人辭洗在賔盥之先與他禮微異未詳

賈氏公彦曰鄉射賔盥訖將洗主人乃辭洗此賔未盥主人辭洗先後不同者彼與鄉人習禮輕故盥訖乃辭洗此鄉人將賔舉之故未盥先辭洗重之故也

又鄉射賔適洗坐奠爵于篚下至盥訖主人辭洗賔

方奠爵于篚此適洗未奠即辭故不奠爵篚下便言

奠爵于篚

案賓洗北面者鄉射注云賓自外來是也主人阼階

下位本西面辭洗則南面以賓在南也既仍西面以

賓在西也故云復

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

拜興降盥如主人禮

正義賈氏公彥曰如初升謂一揖一讓也如主人禮

謂賔降主人亦降賔辭降主人對　敖氏繼公曰凡盥洗於洗南者皆北面此云東北未詳疑東衍文也案沃洗者本西面主人洗而西北面沃之則賔洗必西南面沃之敖氏之説當矣

賔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賔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賔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賔禮不告旨

正義鄭氏康成曰酢報也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嚌啐

不告旨酒已物也　敖氏繼公曰北方席下也主人介席皆南上主人不告旨乃亦啐酒者若欲知其美惡以拜崇酒然

案言所不者惟告旨即以明其亦嚌啐也

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也　敖氏繼公曰從北方降正也

緊啐必於席末既席末啐無轉身蹶席更降於上之理故賓啐畢即從席西降主人啐畢即從席北降事之宜理之適也此見降由上之非定例而不可以凡槩之矣鄉射禮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端東序頭也　賈氏公彦曰奠于序端者擬酬賓訖取此爵以獻介　敖氏繼公曰

奠爵序端拜崇酒之禮然也奠於其所而拜則嫌若拜既爵奠于篚而後拜則嫌若禮畢而更端故以奠于此為節崇重也謂賓崇重己酒不嫌其薄而飲之既也故拜謝之卒爵乃拜者若已飲之乃審知其薄然

存疑鄭氏康成曰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

案奠爵序端實兼賈敖二義獻酢之禮賓主從同惟賓拜旨而後拜既伸己之感者情宜急也主人則拜

既而後拜崇致已之歉者節宜緩也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正當西序東面解支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既自飲而盥洗者禮法宜潔故也

敖氏繼公曰自飲乃洗者亦象賓之飲已也　鄭氏康成曰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

案獻酢以爵酬用觶者爵以明敬觶以為勸也篚房

戶間尊南之篚也鄉射禮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

立主人坐取觶洗

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

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坐祭遂飲卒觶

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酬勸酒也　朱子曰酬導飲也主

人酌以獻賓賓酌飲主人曰酢主人又飲而復飲賓

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　敖氏繼公

曰此衆賓之飲已故其拜皆與受之於人者同

案未飲而拜示行酬也既飲復拜示盡觶也賓皆答拜以此觶爲已而飲也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辭以將酌已不拜洗殺於獻

敖氏繼公曰如獻禮如其降後升前之儀

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已拜主人奠其觶　敖氏繼公曰席前北面變於獻以其不授也奠觶于薦西者主人以此觶不舉不敢親授之重勞賓也凡酬酒有卒不舉者有未即舉者主人皆奠之而不授其意則同燕與大射及少牢下篇主人酬尸與賓皆授觶與士禮異

案獻之禮成於酬此觶主人所以成獻禮也凡酬酒自飲既必以酬人此觶賓終不舉者以其主人親酬

不敢當其盛禮且介及衆賔未獻則賔未有所酬也主人達賔意於是獻介及衆賔乃使一人舉觶為旅矣　又案授者敵禮也奠而不授則禮重矣士昏記壻見妻之父母壻入門奠贄出擯者以贄出請受壻復以贄入主人乃再拜受聘禮賔覿賔入門奠幣出擯者請受賔入門振幣進授凡此皆奠與授異其也獻酢皆受爵而酬奠觶者主人以此成禮故奠之賔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賔北面坐奠觶于

薦東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辭辭其奠觶也奠觶酬之正禮也

然奠而不授亦有降等之嫌故辭之辭之而不獲命

乃坐取觶示受也辭及取觶皆當東面復位待主人

拜也北面奠觶由便也凡賔於主人所奠之物必取

而遷之以示不敢當之意且為禮也堂上則左之堂

下則右之亦各從其便也　賈氏公彦曰賔辭不觧

所辭之事案鄉射主人酬賔賔辭注曰辭主人復親

酌已是也　鄭氏康成曰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

案注云親酌已謂主人親酬對一人舉觶而言也既辭其親酬又辭其奠觶二義皆賅

右主人酬賓

總論王氏安石曰主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矣於是有酬焉所以為厚也　陳氏祥道曰賓主之禮有獻而後有酢有酢而後有酬獻者禮之施也酢

者禮之報也酬者禮之成也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將與介為禮賓謙不敢獨居堂上　敖氏繼公曰主人將降而揖所以禮賓賓降之位其南北之節皆於階西至此始見之也主人降西面于門東

案揖降者主人揖賓而自降也賓奠觶于薦東則將降矣主人達其意故揖之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

正義賈氏公彦曰升而拜者拜至亦如賓　敖氏繼公曰介入門左止於其位至是乃進爵即鄉之所奠者也辭洗如賓禮者賓降至壹揖壹讓升之儀也此時介降之位在賓南　鄭氏康成曰不拜洗介禮殺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與衆賓

亦隨至西階下東面今惟於升時揖讓無庭中揖讓事

案經言以介揖讓升如賓禮如其三揖至于階三讓至當楣答拜之禮也則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尚在門左之位未隨至西階下明矣如介與衆賓隨至西階下則賓三揖時將隨之而偕揖乎抑賓揖而介以下則否乎蓋皆不可

介西階上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疑者省文

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注主人介右下今文無北面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獻介乃拜於其右者以其尊降於賓也凡堂上獻酢分階而拜者賓主二人而已其餘則否主人立于西階東稍違其拜處與既獻賓而立于阼階東之意同西階上非其正位故即辟之

案主人獻介而西南面與賓酢主人而東南面者同義蓋獻酢之禮必向受爵者之席前授之受爵者北面於階上則在送爵者之南故取向席前又不背受爵者且以為少退之地耳既則授者側向自若受者則進而受之也主人立西階東不即復阼階者俟其卒爵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主人拜於介右降尊以就卑也

案惟獻賓拜於阼餘皆拜於其右降尊之説不可通

於大夫

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嚌啐下賓　敖氏繼公曰降席適西階上也介席南上自南方降者介尊於禮輕者或得由便也主人亦然主人介右答拜復西就之有司徹侑降席自北方以其卑於介也

右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

正義敖氏繼公曰洗為主人將自酢也初謂賔酢時主人降以下至坐取爵卒洗之禮也自飲而盥達介意也介立於洗南以俟之主人既盥乃揖而行也介授主人爵者不敢酢也主人受之者亦達介意也凡受獻而親酢者一人而已其餘則或所獻者自酢焉

此介視賓為殺故其酢禮如此然其初乃得為主人洗爵亦其異者也　鄭氏康成曰如初如賓酢之時盥者當為介酌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案為介酌而亦盥尊介也鄉射禮大夫之酢主人也亦然授于兩楹之間者以此爵未酌且以示殺於賓酢主人授于席前者之禮也

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

爵與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奠爵西楹南以將獻衆賓　敖氏繼公曰主人拜於西階而奠爵于西楹南以其近也其意則與鄉之奠于序端者同拜介崇酒亦至是乃為之者因賓禮也

案主人所與為禮自工外其拜位與賓同在西階者以其皆賓之屬也主人之拜位自介以下則拜於其

右不與拜賓同位者不二尊也於是主人在介右故奠于西楹南由便也介不告旨主人亦拜崇酒者介不敢同於賓而主人敬之則不敢甚異於賓也

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

正義賈氏公彦曰向來主人與介行禮于西階上事訖故復阼階

案介降者以主人將與衆賓為禮也與前將獻介而賓降同意主人不酬介者獻賓之禮既成則介宜從

殺也故上篚惟一觶

右主人自酢于介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　敖氏繼公曰是時衆賓皆在門内之西主人少南行近於門東乃西南面鄉之而拜拜衆賓爲將獻之與賓升而拜至之意相類三拜者旅拜之法皆答壹拜者答旅拜之法此禮大夫士同之

存疑賈氏公彦曰主人在阼階下衆賓在賓介之南故西南向拜之

案言皆者皆三賓以下之衆賓也衆賓多主人不可勝拜然無不爲一拜之理主人三拜以示徧衆賓無不爲答拜之理敖氏之說得之衆賓相隨行至西階西賓介之南東面北上立此無三揖之禮以旅進非相耦也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

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長知丈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西階上獻衆賓總言之也主人盖執爵西南面于西階上衆賓則以次升受之不獻于席前辟尊者禮也其拜者亦北面長其年之差尊者不拜既爵卒爵不拜也獻而不拜既爵差卑也自別於尊者且重勞主人之答已也不拜既爵故但立飲記云立卒爵者不拜既爵位堂下之位介之南也於

此云復則主人揖升之時衆賓其皆進與　鄭氏康成曰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主人拜送於衆賓右賈疏約上介右而知既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

案降洗者為衆賓之長一人而已其餘皆不洗從略也殊其三人於三人之中又殊其長者皆尊卑之差次也祭酒必就地不可以立祭故坐祭

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正義鄭氏康成曰次三人以下也不拜受爵禮彌簡

敖氏繼公曰自第四人以下又不拜受爵愈自別於尊者

案言則者見其又別於三賓者也亦言坐祭立飲則其授主人爵而降復位悉與三賓同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三人也　敖氏繼公曰此薦之節當在坐祭立飲之後與特牲饋食之衆賓同無俎又既飲乃薦遠下賓介也不言不祭者可知也　賈

氏公彦曰席謂席前

案言每一人獻則知主人皆拜送而有司以次薦之有薦則當祭薦以下工長言薦而曰使人相祭者決之也然此時三賓猶未即席當亦燕而後祭如燕禮大夫之為故敖氏於下經乃羞處觧云此時衆賓亦當祭薦也

衆賓辯有脯醢辯音遍注今文辯皆作徧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每獻薦於其位位在下賈疏堂下立侍

不合有席既不言席知位在下 敖氏繼公曰衆賓三人之外者也

衆賓長以下其堂下之位繼賓介之位而南

主人以爵降奠于篚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復用也

案此篚下篚也以上所用之爵皆因獻賓之爵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厭於葉反注今文厭皆為揖

正義敖氏繼公曰揖讓升者主人獨與賓一揖一讓

而先升也賔厭介升者賔既厭介乃升也介厭衆賔升亦然三賔則不相厭但以次序而升耳即席立於席上　鄭氏康成曰序次也即就也　賈氏公彦曰序升謂三賔堂上有席者以年長為首

右主人獻衆賔

總論呂氏大臨曰賔介與衆賔異矣賔與介又有等故介不拜洗主人不於阼階拜送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主人不酬省於賔可知矣衆

賔則升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賔長三人餘則不拜省於介可知矣此所以辨隆殺也

一人洗升舉觶于賔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一人舉觶為旅酬也　鄭氏康成曰發酒端曰舉　敖氏繼公曰相者使之也獻禮既備即舉觶為旅酬始示留賔之意也一人主人之贊者既洗乃升用下篚之觶也此舉觶者代主人行禮耳中庸曰旅酬下為上舉觶猶言揚觶

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舉觶者自飲而洗且拜與主人酬賓之禮同賓席末拜示遠其位也不降席答之者以其賤也下二人舉觶放此舉觶者拜亦當楣　賈氏公彥曰席末答拜者謂於席西南面非謂席上近西為末以無席上拜法也

案獻賓時經云席末坐啐酒下乃云降席拜告旨是

席末未離乎席也

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

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拜拜將受觶言坐受者明行事

相接若親受謙也　賈疏雖於地若手授之　敖氏繼公曰立者

俟賓拜也奠觶者亦以賓未即飲故也此實取之而

曰受者原賓意也云坐受是賓已拜即興矣凡此時

之在席者皆無事則興經文略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舉觶不授下主人也

案親受者惟獻酢耳若酬則雖主人亦奠而不授蓋

酬禮當然也大夫以上則異

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所薦西也舉觶者降事巳　賈氏

公彦曰以其將舉故奠之於右　敖氏繼公曰下經

云賓坐取俎西之觶即此觶也其於薦西為少南云

其所者明其近於故處也必奠于其所者降於主人

且别於不舉者也主人酬賓奠觶于薦西賓取奠于

薦東其觶卒不復舉

案主人之酬觶賓北面奠之此時賓已即席盖南面

奠之薦西而曰其所明此爲奠觶之常處也

右一人舉觶

設席于堂廉東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工布席也側邉曰廉燕禮曰席

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

于西階東則工席在階東賈疏經不言階東故取燕禮及此經下文以見樂正在西階東而云立于工西則工席更在階東　孔氏頴達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　敖氏繼公曰此云設席于堂廉言其南北節也鄉射云席工于西階上少東言其東西節也文互見耳席東上其下者當西階上少東

案樂正在西階東工席又在其東席工之法自西端始隨其人數之多寡而放於東也工不可正居堂中故以西為節而不以兩楹之間為節也衆賔之席不

屬此席則屬矣升降由後故也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相息亮反下同何胡可反挎口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賈疏二人瑟相二人則二人歌相亦二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賈疏引之證弟子相工之事天子相工使眡瞭者賈疏春官眡瞭職凡樂事相工瞽矇也陳氏暘曰以其精於聽也故有扶之者後首者變於

君也賈疏鄉飲與燕禮相對燕禮面鼓此不面鼓是變於君大射後首鄉射面鼓亦變於君挎
持也相瑟者則為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賈疏無可何空
以右手相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內弦側擔之賈疏以左
手於外側擔之使弦向內敖氏繼公曰在肩曰何左何瑟為相
當以右手也後首瑟之首在後也挎以指鉤之也後
越去瑟廉差近故以巨擘承下廉而三指挎越也內
弦弦向身也右手相者便也工笙蓋亦公家之樂官
給學中飲射之事者與　朱氏載堉曰古人歌詩未

嘗不彈琴瑟彈琴瑟未嘗不歌詩或有不彈而歌不歌而彈者則變也故爾雅曰徒歌謂之謡徒鼓瑟謂之步别而言之著其變也論語取瑟而歌家語彈琴而歌今人歌詩與琴不能相入蓋失其傳耳挎越者以左手四指入瑟底空穴内捉之也少儀云琴瑟執之皆尚左手謂攜琴挎瑟皆用左手不用右手也

㮚相工之人天子以眂瞭見周官眂瞭職諸侯以僕人見大射儀其輕禮以小臣見燕禮士大夫以弟子

見鄉射禮注以弟子為衆賓之少者蓋鄉庠州序之中必有肄業之人所謂弟子也禮樂之地以有事為榮庠序舉飲射之禮弟子自當共其役注所謂衆賓之少者即指是與　又案可鼓之處即首也經蓋互言之前之則曰鼓有聲者在顯處也後之則曰首有聲者在隱處也因隱顯而異其文耳後首則執尾尾狹則指入越者曲而深故云挎面鼓則執首首濶則指入越者直而淺故云執此其異同既與君禮變而

飲與射又相變也內弦竝同外弦則不可執矣

存疑賈氏公彥曰此鄉大夫飲酒而曰四人大射諸侯禮而曰六人若然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為差次案歌工必用二人惟瑟以多寡為隆殺若工一人瑟一人恐不成樂矣故鄉射禮亦工四人疑士與大夫同制至以諸侯六人推知天子八人則疏説固可循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所謂倡歎朱子曰蓋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鮮者以為三

歎息非是據此則天子之歌工或用四人與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長也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　敖氏繼公曰天子樂師以下大夫上士下士為之諸侯樂師惟當用上士下士然則此使之給事者其下士與樂正當從工乃先升者變於尊者之重禮也此先升而立于西階東明其不與工序也鄉射禮云樂正先升立于工席之西亦

與此文互見也

案侯國有大小樂正此小樂正也故敖云下士為之燕禮大射儀亦用小樂正則鄉飲射可知矣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正義敖氏繼公曰相者東面坐於其席前之西以瑟首鄉東授之　鄭氏康成曰降立于西方　賈疏鄉射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故知立于西方

案鄉射禮北面東上坐此亦然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華呼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者皆小雅篇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之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朱子曰鹿鳴即謂今日

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華言其將為君使而賦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葢此三詩先王所製以為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義而歌之也

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用之曰鄉飲酒亦用大學始教宵雅肄三正謂習此葢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

有君臣之義始得　陳氏暘曰舜之作樂琴瑟以詠於堂上所以發德而貴人聲此鄉飲酒義所謂升歌三終也　敖氏繼公曰不言瑟者瑟依歌其同可知書曰搏拊琴瑟以詠

綮人倫有五而君臣父子其尤大者也故詩序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此三詩者不以私恩廢公義不以公義背私恩蓋先王宴勞之所爲作因以被之樂章而自鄉飲燕射皆用焉至於始入學

者猶三肆之皆欲其早識君臣之義於初因樂而以

詩教也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

拜送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瑟便其右且辟主人授爵也一

人工之長也工賤故不為之洗　賈氏公彥曰工北

面以西為左空其右受獻便也以酒從東來故也

敖氏繼公曰左瑟置其瑟於左為受爵變也瑟宜前

首故左之一人工之長乃歌者也不興受爵瞽者不能如禮也主人亦坐授之主人先獻歌者其瑟者事未至乃為之變者節也主人獨拜于阼階上者以工拜受於其位故不得拜於其右也凡主人與工為禮蓋亦有贊告之者

案先言工左瑟而後言一人拜則是二瑟皆左瑟不止拜受之一人

通論賈氏公彦曰此及燕禮同是主歡心尚樂故有

歌笙間合間合不獻以前已得獻也鄉射主於射惟有合樂笙工並為至終總獻之大射亦主於射但有升歌獻工下管不復得獻

薦脯醢使人相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其祭酒祭薦賈疏相者扶工之人　敖氏繼公曰亦祭薦者殊其長也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坐授之

案衆賓及工之獻不酢故飲既即授主人爵為其當用以獻次賓次工也衆賓立授工坐授衆賓立飲工坐飲皆以其無目優之也

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辯音遍下同注今文辯為徧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賈疏衆工諸事不備尚祭酒

敖氏繼公曰祭飲祭酒乃飲也

案衆工者次工長以下三工也不拜受則主人蓋亦不拜送矣其衆工之末飲者既授主人爵主人當以

奠于上篚至獻笙乃復取而獻之故下記云獻工與笙皆取爵于上篚也

大師則為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大音泰為于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之洗尊之也賈疏工非大師則無洗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大師也　敖氏繼公曰大師周官以下大夫為之諸侯宜用上士也為之洗以其有爵異之主人辭賓亦對衆賓不降别於賓介也工不辭洗亦不降主人既洗與賓介揖而俱升

案賓介從降以大師為樂賓來也大夫不從降以助主人樂賓而身非賓也三賓亦不降不敢自擬於賓也樂正下士而大師乃上士者不相統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　賈氏公彥曰大師能瑟在瑟中能歌在歌中其獻法皆先瑟後歌隨大師所在以次獻之也

案大師即國之大師如有事於君所則來者工而已大師不與也若大師無事於君所則亦來與此禮聖人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則魯行飲射之禮師摯蓋嘗與焉何必為君賜哉大射儀先言僕人正徒相大師下乃云後者徒相入故注知後者為大師且曰大師無瑟是大師主歌矣此注乃曰大師或瑟或歌與彼互異大射儀之獻工而一人拜受爵也注曰謂大師是大師雖主歌而獻必先之矣此注乃

曰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夫經所謂瑟先者謂其入之序不謂其獻之次也樂貴人聲先歌者宜矣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正義鄭氏康成曰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　賈氏公彦曰磬既南面其南當有擊磬者笙入葢在擊磬者之南　敖氏繼公曰磬南阼階西南也北面立葢亦東上如工立於磬南近其所應之樂也

詩曰笙磬同音

案升歌者堂上之人聲也堂下則尊者以管虞書下管周官大司樂亦下管是也畢者以笙此禮及鄉射禮皆言笙入是也燕禮亦言笙入者燕為諸侯之輕禮故也周官有笙師又有磬師此經不見擊磬之人言磬南則可知矣

樂南陔白華華黍 陔古才反白華呼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 孔氏穎達曰笙歌三篇堂下吹笙以播詩也 陳氏暘曰

鄉飲酒義所謂笙入三終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

辨正劉氏敞曰此三篇笙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此禮曰樂蕉禮曰奏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下由庚崇丘由儀放此

朱子曰笙詩有聲無辭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小序於六詩皆

著其義葢以意言之鄭云其義未聞則亦不敢信其說矣　王氏應麟曰詩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無辭明矣

案詩三百十一篇而史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漢書藝文志亦曰凡三百五篇王吉以三百五篇諫龔遂曰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則餘六篇之為無辭之詩有明徵矣

總論陳氏祥道曰工歌三終堂上樂也笙入三終堂

下樂也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此之謂也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賈疏爾雅笙小者謂之和　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　賈氏公彦曰獻工拜送在阼階上以工在西階東故也此拜送在西階上以笙在階下故也　敖氏繼公曰

主人獻亦西南面也盡階不升堂賤也既受爵階上

少立俟主人已拜然後降主人拜亦北面升授主人

爵亦盡階不升堂 朱氏載堉曰凡堂下樂皆立故

經不言席皆非無目之人故經不言相

籥凡嘉禮之獻酒惟笙飲於階前射禮獲者釋獲者

飲於庭燕禮大射禮士旅食飲於其尊南餘皆飲于

階上

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注今文辯為徧

正義陳氏暘曰工一人祭薦餘則祭飲而已笙則皆不祭此又等降之别也　鄭氏康成曰薦之皆於其位磬南　敖氏繼公曰鄉射禮曰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

案飲酒之獻止於此介禮之殺於賔者不拜洗不嚌啐不告旨不親酌酢又主人不酬也三賔之長之殺於介者不坐飲不拜既不設俎又不酢主人也其以次之二賔之殺於三賔之長者不辭洗也堂下衆賔

之殺於以次之二賔者不拜受不祭薦也大師視三賔之長惟不辯洗不立飲為異工長視以次之二賔衆工視堂下衆賔惟不立飲為異笙則又殺於工矣盡階不升堂受爵又降飲於階前是也尊卑隆殺之間可以見禮意矣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記莧反麗力移反本或作離

正義鄭氏康成曰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

雅篇魚麗言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爱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　孔氏穎達曰間歌六篇堂上歌一篇堂下吹一篇相間代也　陳氏暘曰鄉飲酒義所謂間歌三終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辨正鄭氏樵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此六詩皆主於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束晳補笙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如字劉音閤雎七徐反覃大南反卷九轉反召音邵蘋毗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　程子曰周公主内治故以畿内之詩言文王大姒之化者屬之周南召公掌諸侯

故以畿外之詩言列國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大姒之化而成德者屬之召南　鄭氏樵曰二南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後世被之樂章用之為鄉樂為燕樂為射樂為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　朱子曰二南之分惟程子得之謂之南者言其化自岐雍之間被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南謂此也　陳氏暘曰鄉飲酒義所謂合樂三終也

存異孔氏穎達曰合樂者謂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

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

辨正賈氏公彦曰合樂者謂堂上有鼓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　朱子曰合樂孔疏非是當從賈疏謂合奏此六詩也言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　朱氏載堉曰所謂合樂者如堂上歌關雎則堂下亦奏關雎以合之堂上歌鵲巢則堂下亦奏鵲巢以合之舊說堂上歌關雎則堂下奏鵲巢此不達之論也

餘論鄭氏康成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篇未聞　賈氏公彥曰天子享元侯升歌頌合大雅享五等諸侯升歌大雅合小雅享臣

子歌小雅合鄉樂若兩元侯自相享與天子享巳同五等諸侯自相享亦與天子享巳同諸侯享臣子亦與天子享臣子同燕之用樂與饗同　孔氏穎達曰天子饗元侯用肆夏則其餘諸侯不得用肆夏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元侯相見與天子享之禮同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謂元侯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當歌鹿鳴燕禮兼燕四方之賓其樂歌鹿鳴是其等差也左傳言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文王爲兩君之相見之樂亦謂享也雖不言燕燕亦當然　又曰燕禮升歌小雅笙間亦用小雅則用詩與升歌同此注云未聞者未知其用何篇也

案樂有四節上下同之至所用之詩鄉飲酒乃與燕禮同可見尊卑皆可通用也唯大雅與頌不敢上干耳俞叔孫豹之說傳有明文至賈孔所差蓋亦臆度云爾未可據爲定制也頌祭祀所歌謂施於賓客尤

恐未然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正義賈氏公彦曰無大師故工告樂備　敖氏繼公曰工其長也正歌謂所歌者皆風雅之正也凡歌以既合樂為備故合樂之後乃告備焉惟正告歌備者以已之所有事者而言也　李氏如圭曰告于賓者作樂主為樂賓也　鄭氏康成曰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賈疏堂上時在西階東北面知降亦然

案言歌者工主於歌也言正者對無筭樂而言也凡禮各有所當歌者是謂正歌鄉射禮曰工不興告于樂正

右樂賓

欽定儀禮義疏卷六